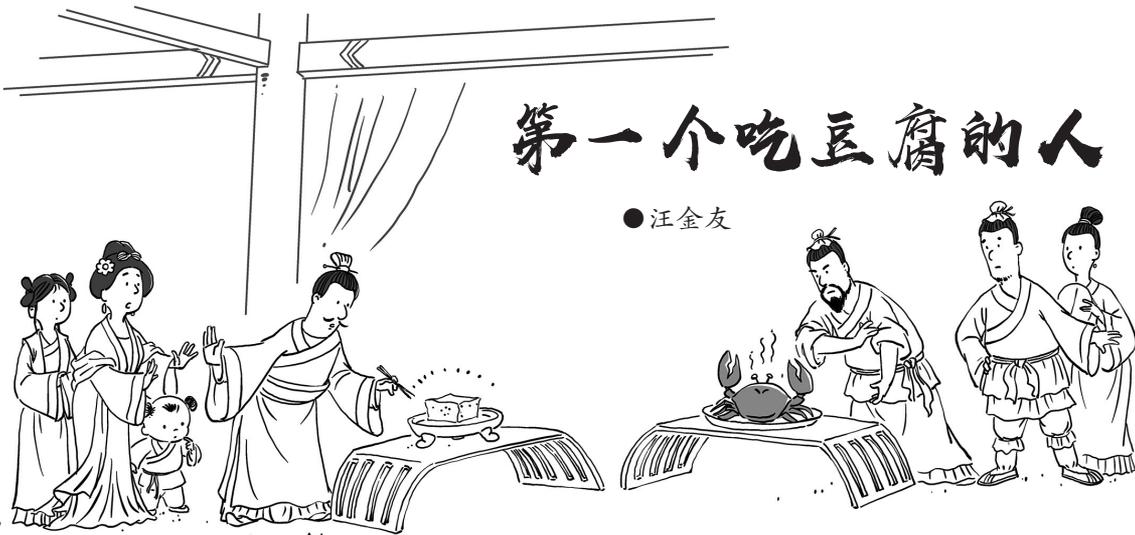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第一个吃豆腐的人

●汪金友



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是英雄；第一个吃豆腐的人，也是英雄。没有他们，我们就吃不到美味的螃蟹，也吃不到鲜嫩的豆腐。

据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叫巴解。大禹治水的时候，让他当督工。当时河里有一种双螯八足、丑陋凶横的“夹人虫”，经常用螯伤人，严重妨碍施工。为此，巴解想出一个办法，挖一条围沟，灌进沸水。“夹人虫”过来，纷纷跌入沟里烫死，并散发出扑鼻的香味。巴解掰开一支“夹人虫”的外壳，大着胆子咬了一口：“哟，这家伙，味道好极了，比肉好吃，比鱼鲜美！”有人担心：“不会有毒吧？”巴解说：“那我就多吃几个，试验一下。如果没事，你们就开始吃。”过了半天，真的没事。从此，被人畏惧的害虫，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。

至于螃蟹的名称，因为横着行走，常于旁侧，则取“螃”字，又从虫解声，即有“蟹”意。两字合一，称之螃蟹。比“夹人虫”，似乎好听一些。

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是很令人佩服的。不是勇士，谁敢去吃它呢？”所以每次吃螃蟹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巴解，感谢他以身试验，不怕牺牲。

第一个吃豆腐的人，又是谁呢？传说是刘安。他第一次吃豆腐的地方，在淮南的八公山。我很想知道，当初的刘安，是怎么吃的第一块豆腐，

于是决定自己去找一找，看一看。

刘安是汉代的淮南王，但他的王城，不在现在的淮南市，而在淮南西边20多公里的寿县。寿县古称寿春、寿州，一度成为楚国的都城。淝水之战发生在这里，草木皆兵的故事出在这里。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，也是在这里被俘。寿县的古城，至今依然保存完好。

当年的刘安，就是在这里做淮南王。汉高祖刘邦是他的亲爷爷，自己又善为文辞。时不时，写一篇作品，入朝献给爷爷，深得汉高祖的喜爱。

按说，刘安的小日子，过得非常惬意。但他并不满足，经常在想，人为什么会死呢？几乎所有的人，都超不过100岁。要是能活300岁、500岁甚至长生不老，那该多好？于是暗下决心，要研究一种灵丹妙药，来延长人的寿命。

寿县的北边，有一座山，原称北山，现在叫八公山。虽然海拔只有200多米，但南北绵延约25公里，东西约5公里，不仅森林茂密，而且怪石林立，清泉奔涌。

刘安在这座山上建了18个院落，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。主要从事两件大事，一件是编写《淮南子》一书，另一件就是研究炼制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。

这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几个人在研制丹药配方的时候，刘安正喝豆浆。他把盛豆浆

的碗放在一边，一样样地看那些配料。当他舀起一勺卤水的时候，不小心洒在了豆浆碗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发现碗里的豆浆竟然都凝固了。这还能喝吗？周围的人都劝刘安赶紧倒掉。因为卤水本身有毒，喝多了会危及生命。

而刘安却说：“不试，怎么知道能不能吃？你看现在这豆浆，就像花儿一样，看着就有食欲。我先吃几勺，如果没事，以后大家就都可以吃了。”

他品尝了凝固的豆浆，发现并无不妥，甚至口感鲜嫩。于是，他就把剩下的半碗豆花，用屉布包起来，拿回家里，让母亲尝尝。到家一看，经过挤压，已经变成了有型的块状。母亲也觉得新鲜，让刘安切成小块，加点调料，吃在嘴里，鲜嫩可口，神清气爽。刘安大喜，豆浆变腐依然可食，就叫豆腐吧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豆腐之法，始于汉淮南王刘安。”

不试，怎知道可不可吃？不试，怎知道行与不行？尝试，肯定会有很多的失败甚至牺牲。但生命的意义，在于对无知的探索；世界的进步，在于开辟更多的领域。我们应该感谢巴解、刘安以及所有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人，正是他们的努力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本版插图：马宏亮



## 生活就像辣胡汤

文\阿福 图\勾桦

花生黄豆条粉海带先泡涨  
连同黄花豆皮进放牛肉汤  
淡盐水洗面筋汤沸加面浆  
不停搅拌小火熬至粘稠状  
出锅时滴香油撒胡椒粉上  
胡辣汤卖相一般道味可香  
生活就是这样  
失之厘毫不一定谬以千里  
越熟悉的领域容易大意  
做胡辣汤步骤胡来没关系  
但签合同必须认真看仔细  
不信将这篇文字仔细分析  
字数多少字不是正确顺序

灶台物语

三月底的绍兴，仿佛提前进入梅雨季节，总是时不时给游客脸色看。每当此时，我和同伴就会躲进小茶馆，一壶越前龙井，一碟香榧子，便是伴我们观雨发呆的绝佳选择。

茶水在微凉的空气中氤氲着丝丝热气，木制的桌椅散发着淡淡的松香。同伴拿起刚才装着香榧子的空纸袋，面带狡黠的笑容问我：“你不觉得这个字有点奇怪吗？”

我茫然地看着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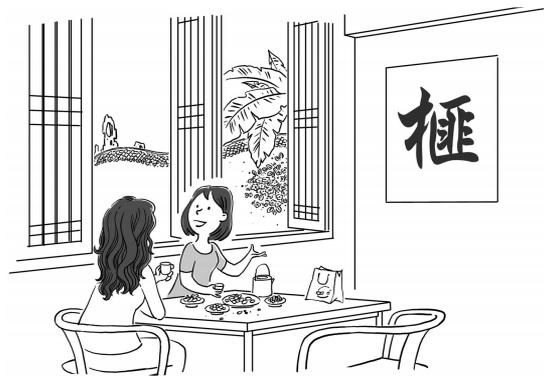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个字真不好看。”她指着包装袋上的“榧”字说：“这么美好的树，怎么会有这么个名字？”

我哑然失笑，解释道：“‘匪’在这里只是声旁，并无实际意义。”

“既然咱俩都是记者，来了绍兴城这孔乙己的故乡，就该学学他咬文嚼字的精神。”她看了眼对面酒馆“太白遗风”的金字招牌，毫不示弱：“你看，汉字里许多发音为‘fei’的形声字，多是以‘非’而不是‘匪’为声旁的，是不是？”

## 煮茶论榧

●韩晓艳



从“菲”到“斐”再到“腓”……我脑子里闪过一串字，好像确实如此，这歪理倒也驳她不倒。我避其锋芒：“那又怎样？虽然‘匪’字在现代汉语里含义单一，可在古汉语里，‘匪’也并不只有‘匪徒’的意思，它还可以表示‘非常’，用以加强语气。譬如‘匪夷所思’‘受益匪浅’，算是个中性字。”

“可这中性字为何不做声旁？”

看来这厮铁了心要学孔乙己，而我更不愿意我喜爱的香榧树有一丁点儿嫌疑，我迅速查阅电子版《康熙字典》，找到论据：“‘榧’字可不是孤军作战！你看这个‘篚’字，礼器也，可是顶高大上的东西，声旁也是‘匪’哦。”

她沉默片刻，而我乘胜追击：“你看，‘榧’字还通‘棐’，文彩如柏，古谓文木，通作棐。所以榧树也可以叫棐，声旁是‘非’。”

“看来，‘匪’和‘非’用作声旁确实没什么区别。”她缴械投降，可还有点倔强的嘴硬，“但汉字里这种声旁不太好看，字义美好的也不多，不怪我矫情。”

越前龙井入口，我肚子里那点墨水小泛波澜，脑子灵光闪现：“其实也有那么几个，譬如‘慧’，声旁从‘慧’，古语里这不就是扫把星么，加上‘心’就成了非常美好的字。瞧瞧，我家‘榧’字，道不孤也。”

她笑着打趣道：“这‘榧’字怎么成你家的了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啊。”我笑着吃了一颗香榧子，果然不愧这个香字，满口留香，与茶叶的香，相得益彰。

这场小小的讨论过后，我对“榧”字有了更深的亲切感，就像对绍兴这座美丽城市的感觉一样。雨过天晴后，从雕花窗棂望出去，绍兴显得更加妩媚动人。